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六

晉

安皇帝

〔辛〕義熙七年春正月西秦復降于秦秦使太尉索綝鎮隴西招撫西

秦乞伏乾歸遣使謝罪請降秦拜乾歸河南王太子熾磐平昌公

已巳秦乞伏

或隴西索綝以  
部降于西秦

秦主興命羣臣舉賢才秦主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

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乏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于昔  
人待將于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  
羣臣咸悅

二月劉藩等克始興斬徐道覆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之命裕以劉穆之爲司馬穆之舉孟景故

吏謝晦

字宣明安兄  
據之曾孫

裕以爲參軍晦博瞻多通裕深加賞愛

夏四月盧循寇番禺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

宋人

擊斬之孫處拔番

禺事見前城守已固盧循收兵至遂圍之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于

劉藩曰番禺本賊巢穴恐有內變乃引兵擊之循兵屢敗遂奔交州至

龍編津

之蛟龍蟠于水南北二津故名立

刺史杜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

與循合戰擲雉尾炬

胡三省注東草之一頭  
然

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

艦燃衆潰自投于水慧度取尸斬首函送建康

秋七月。柔然獻馬求昏于燕。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求昏于燕。燕羣

臣議公主不宜下降燕王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棄之乃以其女妻

斛律跋勤于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爲

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五

八年

西秦元  
北涼元  
乞伏  
熾盤  
永康

夏四月以劉毅都督荆甯秦雍軍事

荆州刺

史劉道規以疾求歸詔以劉毅代之

道規在州鳳年秋毫無犯及歸府庫無私然若  
盜賊身甲士二人遷席于舟中道規利之于市未

規整  
率進

毅性剛愎自謂功與裕埒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快

快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及敗于桑落

前事  
見

知物情去己

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僕射

謝混丹陽尹鄒僧施

孫越從

深相憑結。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

交廣以僧施爲南蠻校尉毛修之爲南郡太守裕皆許之

辭發復來至京將

格不遜除  
教非真謂  
殺有克復  
功不自相  
圖也蓋是  
時方鎮廣  
藩恐激變  
則合謀舉  
事耳觀肘  
腋諸葛長  
民及之司  
焉休其  
見焉可概

軍胡潛言于裕曰公聞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潘謂何知潘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設固以此服公至于潘輩傳記一談一談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招紳白面之士咸歸心焉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六月西秦乞伏公府

之國子

弒其君乾歸秋八月世子熾磐討殺之而自立

乞伏公府弒西秦王乾歸及其子十餘人走保大夏

注見前

熾磐遣其弟

智達討之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取熾磐興曰伐喪非禮也夏王勃勃

欲攻之亦以王買德言而止智達擊破公府獲而輟之熾磐自立為河

南王遷都枹罕

皇后王氏崩

九月葬僖皇后

冬十月劉裕帥師襲荊州殺都督劉毅

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

江文武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疾篤郗僧施勸毅請從弟兖州刺史藩

以自副劉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毅以藩及謝混共

謀不軌賜藩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晝夜兼

行揚聲言劉兖州

劉兖州時劉裕將討之

西上十月至豫章口

注見前

去江陵城

二十里舍船步上

將至城使鼓譟令著夜有大軍鼓譟分遣人燒江津阿柳

鎮惡徑前

襲城未至五六里，毅乃覺之，行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關，鎮惡已馳入，與城內兵鬪，兵散，毅帥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裕至江陵，殺郗僧施，毛修之素自結于裕，特有之。初，鎮惡與毅欲誅溫，從兄勸常以爲憂，顧與之疏，且謂弟瑛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至是果驗。毅從父綱之，居京口，不聽辭，喜言，謂毅及裕曰：「汝輩才壽，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爵祿，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鼓譟，導從到門，輒語之，鼓譟甚，至是裕奏，微爲歎，常侍固辭，不至。」

字景恆，安之孫，益壽，南遷小字。

北涼遷于姑臧。先是北涼拔姑臧，至是蒙遜徙都焉，大赦改元，稱河西

王，置官僚。

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字伯兒，沛郡人。帥師伐蜀。劉裕謀伐蜀，以齡石有武

幹，練吏職，以爲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字道恩，彭陵人。劉鍾。字世之，彭城人。等伐蜀。裕

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地名，近倍城，今四川綿州梓潼縣有黃虎，黃虎之難也。無功而還，賊

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

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

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裕又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

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

劉裕自加太傅，揚州牧，復辭不受。

千里不密人  
機事早爲  
敵備誠書  
之兩至期  
別視可謂  
有開卓識

〔丑癸〕九年

夏歷正月

春二月劉裕還建康三月殺豫州刺史諸葛長民

初裕

之西征也留長民監留府事而疑其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吏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驕從貪侈懼裕歸按之聞劉毅被誅謂所親曰往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問穆之曰人言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

如此長民意乃小安

長民弟梁民因辭求還國之長民猶豫未發而款曰劉穆之

宣書曰登龍者機自取與誠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致宜報曰下宜常懷謙遜畏生方惡

穆之憂長民爲變問參軍何承天

東海人

承天曰公昔年自左里還入

石頭甚脫爾

輕也

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至是裕自江

陵東還前刻至日而每淹留不進長民與公卿頻曰候于新亭二月晦裕乃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朔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昨等于幔中引長民卻人密語昨自幔後出拉殺之與尸付廷尉并殺其三弟

詔申土斷之法併省流寓郡縣

劉裕上表曰大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

治爲深庚戌土斷

事見前

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于此今漸贖池

射甲不入  
斬人入  
斬甲入  
是斬人  
人斬無  
全之無  
繕器固  
精利程  
亦有常  
阿利難  
忍不應  
手無可  
聞者過  
其辭耳  
甚

攻城之法  
則錄其

請申前制于是依界土斷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

夏築統萬城

今陝西榆林府鄜州縣有夏州故城元和志

夏王勃勃以叱干代北阿

利領將作大匠發夷夏十萬人築都城于朔方黑水之南

水經注寄延水又

夏于此築城也寄延水即無定河在榆林黑水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宜

名統萬

阿利性巧而殘忍土築城通入一寸即發作者而非築之勁勁以爲委任之凡

秋七月朱齡石入成都譙縱走死詔齡石監六郡軍事齡石等至白帝

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

即維江出什邡縣西北合綿諸水地名而中水爲其通

謂下流至取廣漢

晉廣漢郡治廣漢故城在今德陽府遂寧縣

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于是諸軍

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

即彭縣注見前

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

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欲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

向內水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軍猝至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所以阻兵

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

實倍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大事去矣齡石從之七月

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于是舍船步進賊營望風相次奔潰

莫緩則  
人視實  
不特堅  
清野可  
而外受  
至腹受  
敵益受  
于矣劉  
鍾數語  
謂知兵

譙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出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死于先人之墓可也。不從。去投道福，不納，乃縊而死。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

子諡，諡曰恭侯。不送，我京師，狀誠口也。我必不免，乃置洗而臥，引繩而死。

〔甲〕十年

魏神元元年，是歲南齊亡。大國二事，魏小國五事，皆北涼、西秦、西夏、西秦、凡七國。

春三月，劉裕廢譙王文思爲庶人。

荆雍都督司馬休之，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繼王在建康，性凶暴。

好通輕俠，劉裕惡之。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詔誅其黨。而有文思休之

上疏謝罪，請解所任。裕不許，而執文思送之。令自訓厲，欲使殺之。休之

但表廢文思，以書陳謝。裕不說，使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

備之。

夏五月，秦尚書令姚弼

弼，秦主。

有罪免。

秦廣平公弼有寵于秦主興。

弼，先王。

弼，美妃而附之，勸弼求入朝，弼以爲尚書令弼，遂結與左右謀傾東宮。僕射梁喜等言于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

然君臣之義，不薄于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

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耶？喜曰：苟無之，

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所以安



宗社也。興不應會。興有疾。弼潛聚衆欲作亂。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等復請誅弼。興不得已。乃免弼。尙書令還第。

之之興有疾弼潛聚衆欲作亂弼子弼等與之共謀故弼免弼之弟梁喜

子弼弼弼弼弼乃統之

西秦襲滅南涼。以傅檀歸殺之。

南涼自元璽爲王至弟檀亡凡三王合十八年

唾契反。汗乙弗。

通典乙弗

漢北其西有

等部叛南涼。南涼王傅檀欲討之。孟愷諫曰。今年饑饉。百姓

不安。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傅檀不從。以太子虎臺守樂都。自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西秦王熾磐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一夕城潰。熾磐入城。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傅檀將士聞亂皆逃散。傅檀曰。四海之廣。無所容身。吾老矣。甯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熾磐待以上賓之禮。已而酖殺之。并殺虎臺。熾磐復稱秦王。

傅檀子保周賀俱奔河間久之奔魏魏主問賀之才賀曰傅之先與朕同源故注源氏

秋八月。魏遣于什門。

名代人也字行

如燕。

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于燕。至和

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偃令入。什門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若拜受詔。則吾自以賓主禮見。何苦見偃邪。跋怒。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屈。久之。衣冠弊

壤略盡蟻蝨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不受

九月丁巳朔日食

冬十一月魏遣使者巡行諸州校閱守宰資財非家所齎者悉簿爲贓

〔乙〕十一年春正月劉裕帥師擊荊州三月都督司馬休之拒戰衆潰休

之奔秦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賜死自領荊州刺史將

兵擊之以將軍劉道憐裕中弟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皆決焉雍

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爲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一名起兵助休

之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歸事穆之穆之復書曰尋欲知以國王

穆之以此適與兵甲所謂款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欲欺國士自謂處懷

期物自有由來夫劉裕死子劉裕自當繼之左有甘言說力伯劉之以輕兵今又伐人之君臨人以利其可

流澤滿堂與賊洪逆子地耳裕欲害我宗以不許佐日事人當如此矣廷之以裕父裕遂使參軍

檀道濟朱超石之弟將步騎出襄陽江夏太守劉虎之彭城呂人聚糧以

待魯軌襲擊殺之裕又使璠徐達之東海人統蒯恩沈淵子林子出江夏

口與軌戰敗皆死裕怒甚帥諸將濟江休之兵臨峭岸裕軍士無能登

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

裕知韓延之忠於所事者皆效之

獨不思己亦晉臣乎

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將軍胡藩以刀頭穿岸劣

容足指騰之而上隨者稍衆直前力戰休之兵稍卻裕兵乘之休之

兵遂大潰裕克江陵休之宗之皆走軌留石城

石城休之與宗之軌等俱奔秦

裕之妻得士民心爭爲之奮遂出城未幾卒休之未敗時

夏五月劉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北涼遣使上表內附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北涼喻以朝廷威德北

涼王蒙遜遣使詣齡石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爲右

翼驅除戎虜

秋七月辛卯晦日食

魏荐饑魏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言于魏主嗣曰按讖

書魏當都鄴可得富樂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周澹

爲不可

永土疫死必多而壽都兵少屈如柔然將有覆害之心朝廷禍恒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

宜開鑿食之戶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之但方今不可嗣從之嗣又躬耕藉田勸

緯星伏逆  
運速推步  
原即可得  
崔浩嬰左  
氏神降之  
零辭傳會  
占驗實好  
奇之過適  
者足爲有  
所鄙耳

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初浩爲嗣講易洪範嗣因問天文術數浩  
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

熒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秦大旱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

星名在天津南

中

忽亡不知所在于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爲童謠訛言然後行其禍罰魏

主嗣召名儒數人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于莘以其

至之日推知其物

國語周襄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內史過曰其丹朱子祥之見也不過其物信據此爲實

今熒惑之亡在庚午

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爲西夷熒惑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

東井留守鉤己

謂環繞而行如鉤又成己字也

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

不安間一歲而亡

〔附〕十二年

秦主姚泓永和元年

春正月劉裕自加都督二十二州軍事

二月秦姚弼姚愔

與庶子

作亂伏誅秦主興卒太子泓立

秦主興如華陰

使太子泓監國興疾篤還長安弼黨侍郎尹冲謀作亂不果興既入宮

疾轉篤南陽公愔卽與尹冲帥兵攻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

見興喜躍爭進擊賊愔等大敗興乃引東平公紹

與之

及姚讚梁喜等

入受遺詔明日卒泓祕不發喪捕愔等誅之乃卽位稱皇帝

三月劉裕自加中外大都督戒嚴伐秦詔遣琅邪王德文修敬山陵

秋八月劉裕督諸軍發建康甯州獻琥珀枕于劉裕裕以琥珀治金瘡

命碎之以賜北征將士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留府事劉穆之領

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司馬徐羨之字宗文東海人副之遂發建康遣將軍

王鎮惡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林子傳

弘之字仲度北地人趨武關沈林子田子弟劉遵考弟族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

河以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水經注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水

漢在今山東曹州府荷澤縣界鉅野注見前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

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穆之內建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

談笑無倦性奢豪食必方丈未嘗困餐書白帟曰穆之家本貧賤裕至彭城王鎮惡檀道

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諸屯守望風款附道濟遂至許昌沈林子自汴

入河克倉垣王仲德入魏滑臺仲德水軍入河將領滑臺魏兗州刺史討建康城北濟于

城下呼晉軍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人對曰劉太尉使王正德自河入洛接濟山陵當空威以

息兵行當西引無損于好也劉又使建昌太守裕謝之曰晉欲伐秦故假道于魏非敢爲不利也

冬十月將軍檀道濟克洛陽秦陽城榮陽成皋虎牢相繼來降檀道濟

等長驅而進秦陳留公洸鎮洛陽遣將軍趙元守柏谷注見前元戰敗被

人死出奉以心臣比  
徒所憂不九歸何肩之  
自謂懼自錫命至爲興  
苦小而己推其委晉裕

十餘創其言馬蹇鑒冒刃抱元而泣元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死道濟遂進偪洛陽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議者欲盡阬之道濟曰弔民伐罪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于是夷夏感悅歸者日衆

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

彭王越之子俊，嗣高  
寧王越之孫也。

修謁五陵

十二月劉裕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復辭不受裕遣長史王弘字休元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詔以裕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裕辭不受

西秦遣使內附。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自效。裕以爲平西將軍河南公。

〔巳〕十三年

西涼公李歆與元年，是歲葬亡。大國一  
魏小國五。西涼北涼，肅夏，西秦凡六。假國

春正月甲戌朔日食

秦朝會

前殿君臣相泣

劉裕引水軍發彭城

二月西涼公李暉卒世子歆

樂字  
士

立。

暑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

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及卒。官屬奉世子歆爲涼公。以繇錄三府事。

三月。將軍王鎮惡攻潼關。與秦太宰姚紹戰。大破之。王鎮惡進軍潼關。

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攻蒲阪。不克。秦王泓進魯公紹。

東平改封

太宰。

督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林子謂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不如還與鎮惡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則蒲阪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至潼關。紹引兵出戰。道濟等奮擊。大破之。紹遣姚鸞絕晉糧道。林子夜襲殺鸞。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林子又擊走之。

劉裕遣使假道于魏。魏遣兵屯河北。裕遂引兵入河。劉裕將水軍。自淮

泗入清河。

白淮入泗。白泗入清。清即濟水也。注見前。

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秦主泓亦遣

使求救于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

斷河上流。令勿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

若遏其上流。裕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



大魏諸將  
董史家等  
引之詞與  
引之詞與  
注之詞與  
失實無稽

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守之。安能爲吾患？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引軍入河，魏人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于河上，大破之。

時晉船有漂渡北岸者，爲魏人所殺。裕遣軍擊之，退走。遂則復來，裕乃遣丁時、帥伏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四月月陣，兩端施河，車置七伏士，事畢使望。一自時裕先命朱超石、成羣、超石、韓二千人，路赴之，魏人以三萬騎來，超石、成羣、超石、韓乃不用進，裕之旨，自時裕羽爲之，時裕至反。

弘農人送義租給王鎮惡等軍。將軍王鎮惡等進攻潼關，久之乏食，衆

心疑懼，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

事之濟否繫于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鎮惡乃至弘農，

說諭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田子遂擊破姚紹軍，紹屯河北，紹憤愧，嘔

血而卒。

夏四月，劉裕入洛陽。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

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其治侍講在前，問之曰：劉裕伐姚興，克于對曰：克之

象兵精將異，何故不克？曰：裕才何如姚興？興曰：雖弟父兄之資，修德故衆，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焉以立功？裕驚起，寢不寐，尺土計誠，繼支興，遣督軍北禽慕容紹南，果虛稱所向無前，其才優矣。嗣曰：裕既

入關，不能進退，我以懷德直趨彭城，裕將若之何？對曰：今風知柔然，則我之隙，而諸將用兵，皆非裕敵。與兵遣或來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經其主關中，華戎雖聞風俗，助得裕欲以網羅之，而

甲七卷之里監律覽卷三十六



餘連物物  
已必得長  
安崔浩謂  
長安終爲  
魏有用人  
之書信若  
左券然若  
物能取而  
不能治故  
先將而遠  
失將則粗  
有紀綱是  
以得之雖  
較速而守  
之亦稍久  
此又得失  
之林以事  
與之爲不  
典矣

率此無異。詳衣包火。振壓前虎。雖留兵守之。適足資敵耳。且按兵急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顧美曰。繡料之害矣。治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者。王猛之治國。有堅之誓。仲也。雖容格之。時功去。夜中。賜海膠。膠十瓶。水。續鹽一兩。曰。朕昨。細言如此。故欲共。樂其美。

秋八月將軍王鎮惡入長安秦主泓出降九月劉裕至長安送泓詣建康

斬之後秦主姚萇妻姚氏安王猛先是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進屯青泥城名在四

亦曰樓柳城元和志城秦主泓自將擊之大敗而還時太尉萇已至關等泓欲自將擊

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至青泥田子等所部兵千餘人秦兵圍之數重田子欲擄士卒曰

已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泓使

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

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

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喻士卒曰此爲長安

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

骸骨不返無他歧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

之爲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時其子拂念年十一嘗于

不知引決泓自投死泓乃將妻子羣臣詣壘門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

萬餘口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裕至長安收秦彝